

國醫小叢書之二十三

馮元成著

上池雜說

附經目屢驗良方

上海國醫書局印行

上池雜說

明雲間馮時可元成著

人以陽氣爲主。陰常有餘。陽常不足。近世醫工。迺倡爲補陰之議。其方以黃柏爲君。以知母地黃諸寒藥爲佐。合服升斗。以爲可以保生。噫。左矣。人之虛勞不足。怠情嗜臥。眩暈痹塞。諸厥上逆。滿悶痞隔。誰則使之。陽氣虧損之所致也。迺助其陰。而耗其陽乎。人之一身。飲食男女。居處運動。皆由陽氣。若陰氣則隨陽運動。而主持諸血者也。故人之陽損。但當補之。溫之。溫補旣行。則陽氣長盛。而百

病除焉。

醫之用術。惟吐利汗下。與解表攻裏之法耳。不能一病而自爲一法也。今人遇病立方。動輒二十餘品。少亦不下數品。豈知仲景諸名醫之心法哉。吾觀古人率用成方加減。不過一二味。非有違戾。未嘗輒易。正謂宜汗宜吐宜下宜解表裏者。病情有限。故攻病之法。亦有限也。豈得動用己見。隨意立方耶。藥性有刑反忌宜處。味既多。莫識其性。爲害不少。故余欲世人須洞識病情。恪遵古劑而後可。

藥籠中物。何所不可用。貴當病情耳。今醫工見藥味平緩者。肆意增

損呼爲醫中王道。人亦利其無患而樂就之。若稍涉性氣猛利之藥。則束手不敢用。稍用之人。爭指爲狼虎不之近。噫。工師斷木。尙取斧斤之利者。至於用藥。則取其鈍而舍其利。何哉。以此知不敢用猛烈之藥。皆不深脈理。不明病情者也。

邵堯夫曰。百病起於情。情輕病亦輕。諸病孰非起於情耶。蓋人生以氣爲主。情過喜則氣散。怒則氣升。哀則氣消。勞則氣耗。驚則氣亂。思則氣結。欲則氣傾。寒則氣收。炙則氣泄。病由之作矣。識破知節。病亦少損。若著物不止。豈不爲有生患哉。故君子貴保性而不任情。斯養氣延年之術也。

病者去而來復。已而復作者。陽衰而不能制疾故耳。今不能養陽而屢事攻擊。有痰者痰利則易生矣。有寒者寒去則裏虛矣。有積者積下則胃寒矣。其病至復作也。奚疑。故凡病情一去之後。卽當頤神養性。放下萬緣。調息百日。以生陽氣。迨於陽氣旣盛。則陰邪不能干。而舊疾無自作矣。若病情少事閒。卽事酬應。嘯傲如常。至於復作。則危期將至矣。

先大夫有訓云。元氣與脾氣原無二致。人之元氣充足。則脾氣自然磨運。而元氣愈充。若元氣虛眇。則脾不能運。而脹滿痞氣之疾作矣。不肖素稟衰弱。年來脾眚時作。因有感於先君之教。謹識於此。

余幼抱脾。嘗飲食下輒作脹滿。思之未得其原。嘗讀東垣論云。氣聚於脾。中不得散。故時作脹滿。誠中病情矣。但未解治之之方也。後讀醫學拾遺治痞論云。熱既在上。則內中寒凝。而氣不下行。故當用熱藥以溫中焦。而下引其熱。使熱得降也。又產後論云。非由血能搶心。乃榮衛不充。中焦不治。氣失所依。而上奔於心耳。夫氣聚則行。寒則凝。行則病散。凝則疾生。邪氣乘虛不在於血之有無。故乾薑爲產後要藥。辛熱故也。但當溫煖正氣。以致和平。則百疾無由生也。以此互觀。則東垣氣聚脾中之旨。昭昭明矣。

附子大黃。醫者俱畏而不用。然往往有因而得力者。嘗聞許北門云。

昔患脾泄。經年不愈。請教於鄭澹泉。令用棗附丸。附子用童便煮製。經日末之。棗肉煉爲丸。依服神驗。近學院謝蚪蜂。每日進枳殼大黃丸二三服。神纔清爽。都憲張廬山止之弗聽。而謝體質愈充。藥性之宜於人。非庸醫所能識也。

今之治目者。大都用涼藥點治。不知目者血之華。血得熱則行。得寒則凝。古人點目以冰片乾薑。所以散其邪於外也。故精明之府。不可一毫渣滓。當外敷熱藥以散其邪。則睛膜舒轉。內用溫藥以和其血。則血脈通利。目未有不可治者。但外用熱藥。若甚痛不可忍。然拔去邪毒。所謂一勞永佚者。此醫藥拾遺之論揭之。

目得血而能視。血冷則凝。此理易明也。而醫則罕知之。鄰有管連雲之適眷。日患沿眶紅爛。數年愈甚。百計治之。不能療。爲延吳御醫診之。曰。吾得之矣。爲治大熱之劑數服。其病如脫。目復明。問之曰。此不難知也。此女人進涼藥多矣。用大熱劑則凝血復散。前藥皆得奏功。此可爲治眼之良法。吳忘其名。專用附子。人呼爲吳附子云。

高安姚姓。年三十時患弱。氣息僅屬。亦涉醫。書欲取附子服之。初皆疑弗與。後病將殆。不得已聽之。服至一斤許。疾遂愈。生三子。今近七旬。常疑其或作附毒。竟無他。雖老猶間服之不輟。

顧色泉老醫年六十有五。因盛怒疽發於背。大如盂。四圍色黑。召瘍醫治之。用冷藥敷貼。敷已覺涼。約曰七八日後。爲用刀去淤肉。顧俟其去。曰四圍色黑。乃血滯。更加冷藥。非其治也。乃更治熱敷藥。去舊藥敷之。覺甚痒。終夜。明日色鮮紅。焮腫亦消。惟中起數十孔。如蜂房。一日許。又覺惡心作嘔。視一人頭如兩人頭。自診曰。此虛極證也。用參附大劑。進二服。視已正矣。不數日竟愈。終無刀針之苦。噫。用藥係人生死。若此證危如累卵。稍一誤投。難乎哉。

顧色泉云。凡瘡毒屬陰者。必用熱藥。如天雄附子之類。皆生用。庶可起死回生。余問其證。曰。如對口陰發伏疽。捫不知痛。疽不起泡。四

圍如墨黑者。是老人虛弱之症。尤宜用之。竊以爲瘡之陰陽。一時難辨。瘍醫遇此。率用寒涼。殺人多矣。熱藥回生。其功甚巨。稍涉遲疑。生死反掌。

丹溪之治吐衄。率用黃柏一味。或并用芩連生地門冬等味。名曰滋陰降火。近有議其後者曰。元氣虧損之人。有何火降。乃虛證耳。復令脾胃冰寒。陽氣衰敗。何以自全。此所以沈困累年。而後已也。余以爲丹溪之見。未可全非。而議之者意良是。今遇前證。應以丹溪之法。降其上升浮遊之火。俟炎火退。然後逐其淤血。而以補助元陽。溫和血氣之藥收功。不亦可乎。

家僕名貫者之金陵。路遘寒證。餌藥少瘥。故好酒。卽飲酒一二甌。及水飯一盂。病迺大作。氣喘急吐痰。竟夕不寐。連三日。余曰病且急矣。奈何。請醫與商權。以瓜蒂散吐之。遂吐痰幾半桶。後吐一塊如豬腦。血食相裹。不二三日遂起。

婦女病患。率多心腹疼痛痞滿諸疾。大都由於氣血凝聚致然。庸醫妄投藥餌補之。則益患。稍刮之。則損元氣。治之當有法。先大夫宦長沙。張碧泉夫人病血蠱腹痛甚已死。先大夫令用薑蔥麝香真血竭熨其臍。經行而病愈。一婦人患血痞。服藥多方未效。張小泉用通利行氣之藥爲餅貼其臍。半日頻氣洩而散。可見病在下者。

湯飲未易效。須以意揣量治之。使消散於下可也。

痘疹之發。根於骨髓臟腑。與諸瘡瘍不同。曾有人年十五歲而出者。問之云。極痛不可忍。渾身如列鐵釘。殆不能展側。沈虛明善幼科。一貴公止一子。將之官與別。沈囑之曰。出痘切莫用藥。用藥則反傷生。上痘不必用藥。下痘用藥亦無功。中痘則須藥扶持。然未必得人。則不如不藥之爲愈也。既而貴公之任其子出痘。不藥而愈。竟如沈言。

家妹年七歲。下痢純血。時丁倭亂。徙避吳中。醫者已辭莫救矣。先憲副公。語不肖當可救否。曰。痢疾起於氣滯。兒欲飲以萬病解毒丹。

下之。疏通其氣。庶幾可治。乃磨服一錠。未可。因再磨服一錠。厥明大下。卽進粥兩甌。其病遂愈。以此知解毒丹之效。神妙莫比。一名紫金錠子。具載方書。

王典者徽人。寓京師。通籍太醫院。徐南湖爲侍御時。嘗識之。且屢驗其方藥。每記憶之。晚歸鄉。患腸癖下血。諸醫治弗愈。且殆。南湖曰。吾思用王典醫。爲致書召之。王至診其病曰。非腸癖也。連進黃硝之劑。大下之。復診曰。病未盡也。再進前劑。復下痰積桶餘。曰。可以治矣。調理而愈。所下穢更無血積。腸癖遂除。以此見腹爲熱滯。不能通血。腸胃逼窄而血下耳。衆醫皆以血治。故不效也。南湖自此

更十年患他病殂。

曾憶某醫書論倒倉一法。非丹溪心印。迺云傳自西域異人者。恐門人妄記也。夫虛羸之人。雖有積聚。止宜養正除積。豈宜傾瀉倉廩。以損正氣。此可戒也。其言良是。南都一醫者。最稱知名士。又善導引術。偶苦壅滯。因用前法大瀉。不能起於廁。遂殂。余問其年。則六十餘矣。夫六十餘者。豈宜行大吐下之法哉。以是知醫者不貴知法。須又貴知理。此醫豈能明於盈虛消息之理哉。

一富室患中寒陰證。名醫盈座。最後延吳御醫至。診之曰。非附子莫救。但忘攜來。令人之市。揀極重者三枚。生切爲一劑。計重三兩投。

之。衆醫吐舌。潛減其半。以兩半爲劑進之。病遂已。吳復診曰。何減吾成藥也。問之。知減其半。噫嘻。吾投三枚。將令活三年也。今止活年半耳。後年餘復病而卒。脈藥之神如此。

張鶴仙名醫也。其醫效有足采者。張嘉興人少孤。始攜藥囊入吾郡。未知名也。一日郁溫州水軒。患陽證傷寒。稟氣又薄。羣醫束手不敢下。曰脈已絕矣。下之則死。張診其足脈。其獨大。曰可治。遂投大承氣湯一劑而愈。名遂振。後有巡院楊裁庵者。按脈證如前。郁薦之復愈。由是吳之稱名醫者。首鶴仙。召視者滿吳下。終其身取效無慮數百。多以大黃之功。俗遂稱張大黃云。自己常進大黃丸子。

合許曰。此瀉南方補北方。人弗知也。年九十卒。

錢漸川幼文勤苦。久之抱鬱成疾。上焦苦咽閉。中焦苦隔噎煩悶。下焦則苦遺濁。極而嘔血幾殆。衆醫治之罔效。偶值常熟顧愛杏至。以疾叩請。詢衆治。按曰。諸君治法。未嘗誤也。而弗效者。證雜而藥淆也。今請分治之。上焦用藥。清火解毒。食飽服之。中焦用藥。開鬱除煩。食後服之。下焦用藥。升降水火。空心服之。品不過三四劑。不過五六。俱奏驗。病若失。錢後強健如故。登仕版。此明醫不失治法之效與。

因病服藥。喻如因漏艫船。艫久木朽。則油料無所用矣。是知舟之載

以木。非以髓。人之生以氣。非以藥。今人竭精神以逐外物。疲有用。以事無用。曰吾有藥焉。是何以鑿舟沈舸而恃髓哉。先輩沈東老。性澹泊。五旬餘。合服人乳藥丸。子久不輟。年八十五卒。卒之前半歲。藥不能進矣。

製附子須大熟。不爾則有癰疽之禍耳。聞中附子毒而發瘍者。如武林童南恆是已。童年五十。好長生術。與多交方士。有進熱藥以助陽者。童信之。中有附子。全劑百丸。僅進四十五丸。疽發於腦。竟卒。詢知附子性毒多。上升故中其毒者。未嘗不發毒腦背。多至不救。藥不可不慎也。雖然童所進藥。當不止附子。應是羣諸熱藥爲劑。